



漢字字根

《說文》聲母字語源義考釋

張建銘 張婉如 著



山東友誼出版社
Shandong Friendship Publishing House



漢字字根

—《說文》聲母字語源義考釋

本書是一部根據古文字的聲義聯繫，研究漢語言文字孳乳繁衍的規律、探索漢語語源的學術專著。

本書著者認為，造字之初，我們的先人是用人們熟知的物象表示其聲音和聲中之義；語源義是一種語言的原始聲音和意義的最初結合點；《說文》聲母字中的聲中之義是漢語語源義——至少是文字產生時期的漢語語源義；漢語言文字的孳乳繁衍是沿循聲母字中的聲義聯繫進行的；《說文》聲母字是廣義的漢字字根；根據《說文》聲母字的聲義聯繫可以進一步推索漢語的語根，系聯漢語語族。

本書內容分為三部分：一、總論部分。主要是梳理清代和民國學者關於漢語語源問題的研究探討過程和成果；闡明漢語言文字的性質和特點；論述《說文》聲母字的漢語語源學研究價值和意義。二、考釋正文。按上古韻部分為三十編。大致為重釋聲母字《說文》釋文；重新分析《說文》聲母字古文字字形構成；區分聲母字的語言義和語源義；考釋並證明《說文》聲母字的語源含義。本書借鑒前人的研究成果，考釋了幾乎全部有所從之字的《說文》聲母字（計八百餘字）的漢語語源義，亦有個別未釋者，以待識者補之。本書對部分《說文》聲母字的聲音來源作了初步揣測，主要依據是前人尤其是民國學者關於漢語起源問題的論述（參見拙文《清代民國學者對漢語語源問題的探討》）。三、表格部分。本書于每韻考釋正文之後，皆附有該韻聲母字語源義一覽表。此表以古韻為經，以古聲紐為緯，首列語源義，次列《說文》釋文，再次注明此字產生的大致年代（以古文字考古發現為準）。

本書共計收集《說文》聲母字——漢字字根一千二百六十餘字，系聯六千多形聲字，數千幅古文字圖片，一百余張聲母字語源義統計表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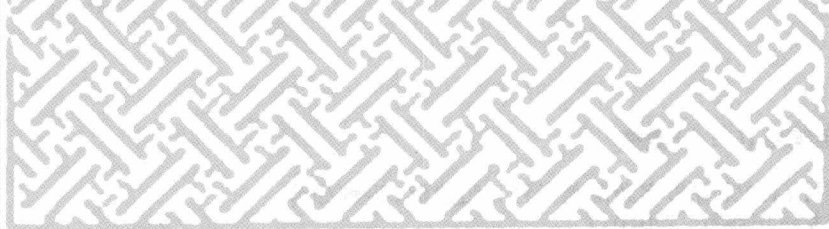
責任編輯 陶衛東
裝幀設計 池 驊

ISBN 978-7-80737-666-8



9 787807 376668 >

定價：198.00 圓



漢字字根

《說文》聲母字語源義考釋

張建銘 張婉如 著



山東友誼出版社
Shandong Friendship Publishing House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漢字字根：《說文》聲母字語源義考釋／張建銘，張婉如著．
濟南：山東友誼出版社，2010.3
ISBN 978-7-80737-666-8

I. 漢… II. 張… III. ①說文－研究②漢字：古文字－研究 IV. H161 H121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覈字(2010)第041328號

主 管：山東出版集團
集團網址：www.sdpress.com.cn
出版發行：山東友誼出版社
地 址：濟南市勝利大街39號 郵政編碼：250001
電 話：總編室(0531)82098756 82098142
發行部(0531)82098035 (傳真)
印 刷：山東新華印刷廠濰坊廠
版 次：2010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0年4月第1次印刷
規 格：185mm × 260mm
印 張：44
字 數：990千字
定 價：198.00圓

(如印裝質量有問題，請與出版社總編室聯系調換)

前言

整理、研究漢字字根是探索漢語語源必要的前期準備工作。

漢字字根指的是漢字中那些產生較早、具有初始音義、並能夠孳乳繁衍新的漢字的基本符號單位。由於漢語言文字是沿循聲義而孳乳繁衍的，前人也把它們稱做聲母字。

如同植物根系有主根、次根及鬚根，漢字字根也是如此，它可分為兩類。

漢字產生之初，我們的先人是用人們熟知的物象——象形字和指事字記錄早期漢語的聲音和語義。隨後，它們又作為漢語初始音義的載體——聲母字，以在聲母字上附加形符為主要形式，孳乳繁衍了今天的數萬漢字。因此，我們把這些象形字和指事字稱之為原始聲母字，這些原始聲母字是漢字孳乳繁衍的主根，是嚴格意義上的漢字字根。

原始聲母字在後世漢字的孳乳繁衍過程中分化為二：一部分繼續充當聲母字繁衍新的漢字，如戊、夬、月、大、隹、世、會、祭等；一部分則衍生出新的聲母字，而它本身後世僅充當表示事類的形符，如人衍生出年、千、木衍生出未、末、口衍生出韋、胃、ナ衍生出左、何衍生出丂、可、奇等聲母字。這些新的聲母字我們稱之為後起聲母字。後起聲母字雖然產生稍晚，但無論對於孳乳它的原始聲母字，還是它所繁衍的漢字，都具有明確的音義指示作用，因此，它們也是漢字字根，是漢字孳乳繁衍過程中的次根。

當然，兩者也有區別。漢字字根是現代名稱，聲母字是古代名稱。漢字字根的界定較狹，《說文》聲母字的界定較寬。前者僅限於原始聲母字，而後者既包含原始聲母字也包含後起的聲母字，既包含主根也包含次根。本書從研究材料的充分佔有和漢字孳乳繁衍的角度，忽略這種細微差異而求其大同，把原始聲母字和後起聲母字一律視作漢字字根。又由於這些原始聲母字和後起聲母字都見載於《說文解字》，並且《說文解字》是我國最早的一部通過解釋字源而探索語源的經典著作，是研究漢語言文字的最重要的依據，因此，它們又被稱做《說文》聲母字。

《說文》聲母字的聲中之義不是一般的語言義，而是漢語語源義。簡單地講，語源義是一種語言的語根表示的最原始、最抽象、最穩定的意義，即它是原始聲音和意義的結合點。而《說文》聲母字正是目前我們所知的、與原始聲音和意義的初始結合點最為接近的部分，它的聲中之義至少可以被視為漢字產生時期的漢語語源義。此外，漢字的孳乳繁衍也是沿循聲母字中的聲義聯繫進行的。可以講，聲母字中的聲義聯繫是漢字孳乳繁衍唯一的依據和紐帶。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抽象歸納《說文》聲母字的聲中之義是理清漢語言文字的字根乃至語根系統的主要工作。本書用破折號連接漢字字根和《說文》聲母字語源義考釋的目的，就是為了表明它們之間的這種密切關係。

前代學者，尤其是清代民國學者為這項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古音學和漢語言文字學理論基礎，進行了開創性的研究探索，提供了切實可行的方法，積累了浩博詳實的資料。對於他們的研究過程和成果，在《清代民國學者對漢語語源問題的探討》一文中，我們作了一個大致的梳理，讀者可以參閱。

本書作者是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開始作這項研究的。起因是在研讀《說文解字》和前代學者的著述時，感覺到前人對聲義同原之理和某聲字含有某義，多能言說並時有創見，但大都是個別的、零散的。從整體上、從聲韻的聯繫比較中彙集考釋全部《說文》聲母字的語源含義，是其中一項前人沒有做或剛剛開始想做的工作。

梁啟超先生在《從發音上研究中國文字之源》中說：“若能將全部《說文》之形聲字，一一按其聲系以求其義，或能於我文字起原得一大發明，未可知也。”沈兼士先生在《右文說在訓詁學上之沿革及其推闡》一文中也說：“今當彙選清儒經解小學諸書材料，爲之排比系聯，充類至盡，泐成專書，用以示右文學說之實例，……概依右文之定律據聲繫字，逐字標義，諸義引伸，又須考定時代，次列先後，以爲右文史料之長編。”蔡元培先生在給沈兼士先生的信中也說：“弟常欲據一聲系之本，先記《說文解字》原文，而後系以較新之解說。又廣搜讀若讀爲，及其他經傳中之異文釋，及王氏郝氏等所舉‘聲近義同’諸例以附之，以備校讀古書者之參考。”他們想做的正是彙集前人、尤其是清代民國學者漢語言文字的研究成果，從聲母字的聲義聯繫中整理出漢語言文字的字根乃至語根和語族系統。

有鑒于此，本書主要做了如下工作：

一、根據古音和語源含義列表系聯《說文》聲母字

如前所言，漢語言文字的孳乳繁衍是沿循聲母字中的聲義聯繫進行的，因此，研究漢字的根源不能脫離古音。前代學者研究上古語音的一個主要目的，就是爲了探索漢字字根和語根。因此，本書在考釋《說文》聲母字的語源義之前，皆先按古韻部和古聲紐排列系聯《說文》聲母字，並製成表格，以備隨時作聯繫比較和綜合考察之用。此表以古韻爲經，以古聲紐爲緯，首列語源義，次列《說文》釋文，再次注明此字產生的大致年代（以考古發現爲准），名之曰某韻聲母字語源義一覽表，現附於每韻考釋正文之後。從該表可以看出，凡同韻或同聲紐的聲母字，一般具有相近的意義趨向，讀者可據音轉規律結合此表進一步推索其間的語源聯繫。

二、重釋《說文》聲母字

由於人們對《說文》一書的長期誤解，有必要重新解釋聲母字的《說文》釋文。

《說文》句讀爲研究《說文》之鍵鑰。清錢大昕發明篆注連讀，今人多所忽略。我們認爲，連讀之中又有倒讀之例，如《說文》“何，儋也”，篆注連讀即何儋，倒讀即儋何，徐鉉曰：“儋何即負何也。”又如《說文》“爾，麗爾”，太炎先生云：“孳乳爲爾麗。”今濟南西關一帶仍有此語。故于此類文下皆注明當爲篆注連讀或倒讀。

雙聲疊韻是漢語言文字孳乳繁衍最主要的形式。《說文》在解釋字義時，或直接用雙聲疊韻字釋義，或把這些雙聲疊韻字組合於釋文內，這正是以聲音爲線索，推索漢語語源的重要方法。黃季剛先生說：“古音通轉之理，前人多立對轉、旁轉之名，今謂對轉於音理實有，其餘名目皆可不立，以雙聲疊韻二理，可賅括而無餘也。”故於釋文中首先注明其爲雙聲疊韻或對轉，以標明其語源聯繫。

《說文》釋文多通過解釋字原以探索其語源。前代學者，尤其是清代學者段玉裁、王筠、桂馥、朱駿聲、徐灝等諸家注釋《說文》之書，皆能尊重許慎原著，或以許釋許，或遍搜典籍群書奧隱之義，以求釋證符合《說文》原意。但就因聲求義、探索語源而論，以

段、朱爲優，故本書多擇其釋語以爲立論之依據。

三、《說文》分析漢字字形，主要依據小篆或古文、籀文。其中有與甲骨文、金文一脈相承者，此類字字形分析則多依《說文》。《說文》分析過簡或不明者，則詳說之，不同者，或因傳寫訛變，或因省減，或爲稍後另造新字，此類字皆據較早古文字字形重新解析，中多採用近當代甲金學者的研究成果。諸家解說不同之處，或擇其善者，或存疑並列。亦有我們重新引繹或解釋之字，約百餘字。每字字形分析之後，皆注明其爲象形，或爲指事，擬或爲會意形聲。需要特別強調指出的是，造字之初，古人主要是用人們熟知的物象表示其聲音和聲中之義，用來記錄語言。對於那些单纯就字形以說字義者，清代及民國學者已指其謬。正確的方法應當是明其形，知其聲，循聲以求其義，循聲形以求其得名之由來。

四、區分聲母字的語言義和漢語語源義

語言義是單個詞語在語言交際中使用的意義，語源義是原始聲音和意義的結合點，它是一組同源字詞共有的含義。如畏字的語言義是畏懼，語源義是曲聚；韋字的語言義是皮韋，語源義是大義、回環義。本書對漢字字根的語言義和語源義首次作了區分。

五、抽象文字的語言義

索緒爾區分了語言和言語的差別。語言屬於全社會，是抽象的，言語則屬於個人，是具體的。黃季剛先生亦注意到二者的差別，他說：“《說文》之訓詁乃獨立之訓詁，《爾雅》乃隸屬之訓詁。”“獨立之訓詁雖與文章所用不相應可也”。而隸屬之訓詁“於義界與義源往往不分”。許嘉璐先生在《黃侃先生的小學成就及治學精神》一文中解釋道：“這就是說，他把脫離開具體語言環境，從形、音、義幾個方面對字詞加以解釋叫做獨立的訓詁，把對某種特定環境中的字詞的解釋叫隸屬的訓詁。前者多訓其本義，後者則本義、引申義不分。……他又說，‘小學家之說字，往往將一切義包括無遺，（按，此最抽象概括）而經學家之解文，則只取字義中之一部分。’這就是說，小學家所取的，是字詞最概括的意義，經學家則結合具體上下文取字詞的具體意義。……黃侃五十多年前所闡明的這個道理至今也並沒有被所有從事訓詁工作的人完全瞭解，例如字典辭書中輕易地把某一隨文而釋的訓詁列爲義項，注釋古書時生搬硬套，並不是罕見的現象。”準此，本書在語言義項下多用抽象爲某某義或典籍用爲某某義作為語言和言語區別。

六、考釋《說文》聲母字的語源義

考釋《說文》聲母字的語源含義是本書的核心。我們在考釋語源義時，首先從一組具有相同聲母字的形聲字中歸納抽象出其共同含義，再與同韻部之字、同聲紐之字反復比較，最後確定其語源義，然後以《說文》釋文或典籍釋文加以證明。本書在詮釋過程之中主要使用比類、歸納、抽象、統計、概率和求證等方法。個別字聲母雖同，或由假借，或僅擬其聲，所謂見形於此、取義於彼者，此類字則附於同聲母形聲字之後。

本書對同一聲母字的數個語源義之間的關係，如並列的還是遞進的、初始的還是引申轉移的，用前后順序表示。

本書借鑒前人的研究成果，重新考釋了幾乎全部有所從之字的《說文》聲母字的語源義，亦有個別未釋者，以待識者補之。

本書對部分《說文》聲母字的聲音來源作了初步揣測，主要依據是前人尤其是民國學者關於漢語起源問題的論述（參見《清代民國學者對漢語語源問題的探討》）。

本書不是一本完美無缺的著作。本書作者的主要目的是整理出一個初步的漢字字根的音義系統，不免顧此失彼。本書雖經反復校對，但由於這項工作巨大浩繁，時間跨度又長達幾十年，引文從所見各書中隨時摘錄，而各書版本不一，加之我們學力、人力有限，難免有誤。因此，敬請讀者在引用本書引文時務必據一通行版本校對核實原文。

本書著者把最重要工作留給有志於漢語語源探索事業的後來者，即把本書作為起點，根據《說文》聲母字的聲義關係，最終抽象概括出漢語言文字初步的、具有實用價值的語根和語族系統。

張建銘 張婉如

二〇一〇年一月八日

叙 例

一、本書以考釋《說文》聲母字的漢語語源含義爲主，兼釋《說文》聲母字字形構成及語言義。分爲兩部分。第一部分爲總論，由《清代民國學者對漢語語源問題的探討》和《〈說文〉聲母字的語源學價值和意義》兩篇文章構成：前一篇文章旨在梳理前代學者對漢語語源問題的探討過程，總結其研究方法，彙集其研究成果；後一篇文章旨在用當代語言學理論和觀點分析漢字的性質，重新審視《說文解字》一書的漢語語源學價值和意義，並嘗試通過字根之間的音義聯繫推索漢語的語根和語族。第二部分爲《說文》聲母字語源含義考釋正文及各韻部聲母字一覽表。

本書共收《說文》聲母字一千二百六十餘字。其中，後世衍作聲母字者七百六十餘字，衍作形符字者二百八十餘字，兼作形符字和聲母字者一百五十餘字，無所從之字者六十餘字。

二、本書按上古韻部系聯排列《說文》聲母字，同韻之內以古聲紐爲排列次第。

三、古韻分類主要依據黃季剛先生的《音略·古韻表》，同時參考了王力先生晚年《漢語音韻》中脂微分部和幽覺分部的意見，分古韻爲三類三十部。古韻部採用現代通行名目，括弧內爲黃季剛先生所定古本韻名稱。目次如下：

陰聲類	入聲類	陽聲類
歌（開合洪）	月（曷）（開合洪）	寒（開合洪）
微（灰）（合洪）	物（沒）（合洪）	文（痕）（開合洪）
脂	質（屑）（開合細）	真（先）（開合細）
	合（開洪）	覃（開洪）
	帖（開細）	添（開合細）
支（齊）（開合細）	錫（開合細）	耕（青）（開合細）
魚（模）（合洪）	鐸（開合洪）	陽（唐）（開合洪）
侯（開合洪）	屋（合洪）	東（合洪）
幽（蕭）（開合細）	覺（開合細）	
豪（開合洪）	沃（合洪）	冬（合洪）
之（咍）（開合洪）	職（德）（開合洪）	蒸（登）（開合洪）

四、古聲紐依據黃季剛先生的《音略·古聲》，分爲五類十九紐。目次如下：

喉音	影	曉	匣		
牙音	見	溪	疑		
舌音	端	透	定	泥	來
齒音	精	清	從	心	

唇音 邦 滂 並 明

五、聲母字歸類主要依據劉博平先生《說文最初聲母分列古韻二十八部表》（載《漢語聲韻圖說》）。

六、本書內容與編排順序

爲醒目起見，釋文按古文字字形、今字形、今古聲韻、《說文》、釋許、釋形、語言義、語源義等分項次第排列。

1. 古文字字形

首列小篆（作者書），隨後按商、周、春秋戰國時代順序排列，從中可窺古文字遞變之迹，亦可正小篆之偏訛。古文字字形主要依據容庚《金文編》、高明《古文字類編》、徐中舒《甲骨文字典》等書中古文字字形摹錄。

2. 注音項

注音前列現代漢字字形，以標其目。注音按現代漢語拼音、中古音（反切及聲調、韻攝、聲紐）、上古音（韻部與聲紐）次第排列。

3. 《說文解字》項

《說文解字》是漢語最早的有條理、有系統地分析字形、解釋字義、推索語源之書，其說皆有所據，故首列《說文》。

4. 釋許項

本書據古音首先注明被釋字和釋語之間或爲雙聲疊韻、或爲同音、或爲對轉等關係，以標明其語源聯繫；其次注明《說文》句讀當爲篆注連讀或倒讀；再次于段、朱、桂、王等諸家《說文》注釋中，擇其重語源含義解說者以詮釋《說文》。間或有以己意揣測許意者，則言必有據。

5. 釋形項

小篆與甲骨文、金文一脈相承者，此類字字形分析則多依《說文》。不同者，皆據較早古文字字形重新分析，中多採用近當代甲金學者的研究成果，亦有我們引繹或重新解釋之字。每字字形分析之後，皆注明其爲象形，擬或爲指事、或爲會意、形聲等。

6. 語言義項

云抽象爲某某義者，是指該詞的語言義；云典籍用爲某某義者，是指該詞的言語義；云古今義同者，取其古今相通之理也。

7. 語源義項

釋證《說文》聲母字的語源含義是本書的核心內容。本書先云“某作聲母，從某得聲之字多含某義”，隨後引《說文》或先秦兩漢之文及釋文加以證明。本書對部分《說文》聲母字的聲音來源作了初步揣測，主要依據的是前人尤其是民國學者關於漢語起源的論述。

七、有爲聲母字而《說文》不見載者十餘字，依前賢說補入。

八、引用前賢之文，皆標明其名，以昭示其精思卓識，且示不掠人之美。一得之見，則加按字。

九、本書每韻考釋正文之後，皆附有該韻《說文》聲母字語源義一覽表，以備讀者作進一步比較分析、綜合考察漢語語源之用。

清代民國學者對漢語語源問題的探討

(總論一)

語源問題是一個古老而又充滿現代感並且有著極強的應用價值的問題。

說它古老，從古希臘時代，先哲們就對語源問題產生了極大的興趣。如古希臘的斯多葛派哲學家們就認為，早期人類通過模仿自然界的各種聲音創造了第一批詞。中國古代也有動物自名之說。《說文》：“乚，玄鳥也，齊魯謂之乚，取其鳴自呼。”

說它具有現代感，是因為當代幾乎所有科學學術問題已經不滿足於回答邏輯上的“是什麼”、“為什麼”等問題，而是把探索的觸角伸向事物的起源、本原。這是因為，源頭不僅孕育了事物本身，而且規定了事物發展變化的全過程。事物的本質只有在原點上或者接近原點，才顯露得最為清晰和簡潔。而語源的價值和意義就在於它是語言思維中最為穩定、最具抽象概括性、最和原點接近的核心部分。

同時，世界上每一種語言都積澱了使用這種語言的民族的歷史文化，涵蓋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意識、情感、文化、科學藝術、信仰習俗等。L·R·帕默爾說：“語言忠實反映了一個民族的全部歷史、文化，忠實反映了它的各種遊戲和娛樂、各種信仰和偏見……”索緒爾也說：“一個民族的風俗習慣常會在它的語言中有所反映，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構成民族的也正是語言。”而一種語言的語根和語族，不僅僅是記載著一種語言本身的歷史聯繫，而且反映著事物的歷史聯繫，它可以說是一個民族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過去乃至今天還在延續著的活化石。

因此，近二百年來，各門學科都紛紛與語源學聯姻，用語源學研究成果作為直接證據，充實研究理論，如歷史學、心理學、文化人類學、思維科學等。

如馬克思在《經濟學手稿》(1861~1863)中，就曾運用語源學知識說明機器生產的發展歷史：“利用水力來推動一定的機械，作為一條特殊的原理，曾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這一點從下述事實可以明顯看出：後來出現的工廠開始稱為‘磨坊’，現在在英國還用mill(磨坊)一詞來表示工場和工廠。”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文中也運用比較語源學考察證明母系氏族社會的存在：“婦女的名字來源同一詞根。”在比較了希臘語、斯拉夫語、哥特語、古斯堪的那維亞加等婦女一詞的詞語後，他斷定：“這表明曾存在過母權制時代。”可以講，從語源的歷史比較中獲取的證據是確鑿的，推出的結論也是正確的。

此外，在學習一種語言時，記憶它的數百個語根也是最有效的學習方法。一百年前，章太炎先生曾言道：“世人學歐羅巴語，多尋其語根，溯之希臘羅甸，今于國語顧不欲推見本始，此尚不足齒於冠帶之倫，何有於問學乎？”楊樹達在《形聲字聲中有義略證》一文中亦曾慨歎道：“然余觀西方之字典，即極尋常之種類亦必附有語源，備人檢索，今之欲編

新式字典者，附載語源乎？”

令人遺憾的是，時至今日，國內所編的各種字典辭書，仍未見有漢語語源意義的記載。我們的古代漢語、現代漢語教科書，也幾乎都避而不談漢語語源問題。在當代漢語研究領域中，語源研究成了一個最為薄弱的環節。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不斷提高，以及全球性漢文化熱的到來，漢語語源研究滯後帶來的學習、認知、交際上的種種不利因素開始顯現出來。毫無疑問，漢語語源研究是當前漢語研究中最為緊迫的課題之一。因此，有必要對前代學者、尤其是清代民國學者對漢語語源問題的探討過程作一番梳理，明確語源研究的主流方向，總結歸納其研究方法，彙集排比其研究成果，在前人建立的平臺之上，構擬出初步的具有漢民族特色的語源研究框架體系。

一、清代前的漢語語源研究概況——從音訓到右文說

中國古代學者很早就注意到了漢語語源問題。探索語源，推定語根，尋找其方法，用它解釋古代典籍和闡明觀點，可以說是古代漢語研究的主流。

《周易·說卦》：“乾，健也。坤，順也。”《論語·顏淵》：“政者，正也。”《孟子·滕文公上》：“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這種以同音字或雙聲疊韻字為釋語的方法，正是一種探索語源的重要方法，前人稱之為音訓。它表明，被釋語和釋語之間存在著音同或音近、意義密切相關，即或為語源、同源等關係。

如果說先秦音訓還處在朦朧或直覺狀態，到了漢代，則成為一種解釋古代典籍的經典方法。班固著《白虎通》，解釋名物典章制度必釋其語源。如《白虎通·五行》：“水之為言准也。”“金之為言禁也。”“東方者，動方也。”

劉熙著《釋名》則純用此法。如《釋名·釋天》：“乾，健也，健行不息也。”“玄，縣也，如縣物在上也。”“光，晃也，晃晃然也。”

許慎著《說文解字》也大量使用這種方法。《說文》：“門，聞也。”“戶，護也。”“木，冒也，冒地而生。”“媒，謀也，謀合二姓。”“帝，諦也。”“古，故也。”此類之例，《說文》中比比皆是。清段玉裁在注釋《說文》中發現了“凡某聲字多訓某義”這一命題。如吁下注云：“按，于有大義，故從于之字多訓大者。”如從亏（于）得聲之字，《說文》：“芋，大葉實根，駭人，故謂之芋也。从艸亏聲。”《說文》：“吁，驚語也，从口亏聲。”《說文》：“迂，避也，从辵于聲。”《說文》：“盱，張目也，从目亏聲。”謂張大其目。《說文》：“竽，管三十六簧也，从竹亏聲。”管三十六簧者，竽笙之大者也。《說文》：“宇，屋邊也，从宀亏聲。”屋邊即屋檐，大出屋四壁。後以屋宇喻時空之大，謂之宇宙。《說文》：“夸，奢也，从大亏聲。”《說文》：“訐，詭譎也，从言亏聲。”《玉篇》引《說文》：“齊楚謂大言曰訐。”這些引文證明，許慎清醒地認識到漢字聲中含義的問題。只不過許慎為編著《說文》的體例所限，未暇明文，而後人又多沿襲前人成說，遂誤解漢字為形讀之文字。

宋代王聖美始倡右文說。沈括《夢溪筆談》卷十四：“王聖美治字學，演其為義右文。古之字書，皆從左文。凡字其類在左，其義在右。如木類，其左皆從木。所謂右文者，如𣎵，小也，水之小者曰𣎵，金之小者曰錢，歹而小者曰殘，貝之小者曰賤，如此之類，皆以𣎵為義也。”右文說的價值在於：1. 它重新認識到漢語言文字的聲讀問題；2. 它意識到凡同聲符之字造字之初讀音相同或相近，聲中所含意義亦相同或相近；3. 它給出了形

聲字構成的平面坐標，形符表示事類，聲符表示意義；4. 進而推之，同聲符之字可以組成一個語群，這個語群的共性是有著共同的語音和共同的含義，而這個聲符字可以被視為這個語群的字根或語根。

稍後宋王觀國著《學林》，提出字母之說。《學林五》：“盧者，字母也，加金則爲鑪，加火則爲爐，加瓦則爲甌，加黑則爲黷。凡省文者，省其所加之偏旁，但用字母，則衆義該矣。”字母者，謂字之本根也，字之本根在聲符而不在形符，這是漢語言文字研究中第一次概括抽象出字母概念。

此後，明末黃生著《字詁》，中有數條闡明形聲字聲中含義之理。

由於缺少古韻學的支持，清代前的右文說是直觀和零散的，也是不成系統的。

二、清代學者的探索——從聲中含義到探索語源

有清一代，乾嘉時期學術最爲昌盛。除去經學研究之外，這個時期的學術主流是圍繞《爾雅》、《方言》、《說文解字》、《廣雅》等一系列古代語言訓詁典籍而展開的語言文字研究。它最大的研究成果是漢字聲中含義、因聲求義的訓詁學理論和古音學的建立。它的功績是恢復了漢字的語言學本質意義，即漢字更是一種訴諸聽覺的聲音符號系統；它的初衷是建立解釋古代典籍的訓詁學理論，但最終卻導向漢語語源研究。

段玉裁提出了同聲母字聲與義的同原問題。《段注》禎字下云：“聲與義同原，故𩇛聲之偏旁多與字義相近，此會意形聲兩兼之字致多也。”這段話表明，他沒有停留在一般的聲中含義、因聲求義的訓詁理論層面上，而是進一步深入到了字源和語源的探索領域，並意識到聲母字在漢語言文字研究中的核心意義和價值問題。這一思想也體現於他的《說文解字注》中。沈兼士曾于《段注》中輯出提及聲義同原之例六十八條。在《廣雅疏證序》中，他指出：“小學有形、有音、有義，三者互相求，舉一可得其二；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義、有今義，六者互相求，舉一可得其五。”他看到了古今漢語的聯繫和差異，明確提出了在漢語語言文字研究中必須把漢字的形、音、義三者結合起來，把古今語言聯繫起來，綜合分析考察的觀點。

朱峻聲著《說文解字通訓定聲》，爲了能更清晰地表明語音和語義之間的聯繫，乾脆解散《說文》，以一一三七聲母字比連系之，按古韻十八部重新排列《說文》。其初衷雖在闡述其轉注通假理論，但其學術鵠的已指向漢語語源。胡朴安《中國文字學史》稱其書“徵引之博，皆足爲吾人左右獲取之資”，並舉例據《說文》聲母字和聲讀，從中可抽象出漢語聲母字的聲中之義。

黃承吉《夢陔堂集》詮發右文含義尤詳細。謂同聲之字僅舉右旁之聲，不必拘于左旁之目，皆可通用。要以凡字皆起于聲，任舉一字，聞其聲而已通其義。是以古書凡同聲之字，但舉其右旁之綱、之聲，不必拘于左旁之目、之迹，而皆可通用。並有不必舉其右旁爲聲之本字，而僅舉其同聲之字，即可用爲同義者。蓋凡字之同聲者，皆爲同義。聲在是而義在是，以義起於聲。後人見古人使字之殊形，輒意以爲假借。其實，古人原非假借，據字直書。必爲假借者何？蓋古原用其綱，而目則可別可不別，古人初不料後人之不喻乎綱也。至後世事物日繁，則必須逐日區分以免混淆歧誤。是以製字日多日別。他的話語雖然絕對，但一語破的：1. 漢字的本質在於記錄語音；2. 凡字之古音相同者古必同義、同源；3. 漢字沿循聲義而孳乳繁衍。

在對古韻部進行分類並從古韻的角度分析研究詞義和探索語源的同時，清代學者也開始注意到聲紐在語源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戴震首先注意到同發聲部位詞語的音義聯繫。《轉語二十章序》：“凡同位則同聲，同聲則可以通乎其義，位同則聲變而同，聲變而同則其義亦可以比之而通。”

錢大昕從漢語語源的角度整合了上古聲紐，提出古無輕唇、古無舌上、曉匣影喻四母古音不甚區別的論斷。正由於此，他成為清代對古音學研究貢獻最大的學者之一。

程瑤田著《果裸轉語記》則純以聲紐為綱，他拈出果裸一詞，順而推引繫聯出一個果裸語族，開系聯古方言俗語語族之先河。如栝樓、螺贏、螻蛄、屬鏤、侏儒、椹儒、蠃螬、果臝等三百多詞，皆源自果裸一語。

王念孫著《釋大》則以語義和聲紐的聯繫為綱，繫聯漢語言文字的同語族字詞。王國維稱其書“取字之有大義者，依所隸之字母，彙而釋之，並自為之注”。《高郵王氏遺書·釋大》：“岡，山脊也，亢，人頸也，二者皆有大義。故山脊謂之岡……彊謂之剛，大繩謂之綱，特牛謂之牯，大貝謂之航，大甕謂之甗（缸），其義一也。”

從以上可以看出，清代學者以古音義的聯繫為綱，從韻部、聲紐、漢字聲符、方言俗語等角度對漢語語源展開的幾乎是全方位的嘗試性研究，並積累了大量的經驗和研究資料，為建立具有漢民族風格的語源學奠定了堅實基礎。

三、民國學者的貢獻——勾畫漢語語源研究的輪廓

（一）關於語言起源問題的探討

具有現代意義的關於有聲語言起源問題的探討，是從清末民初開始的。

1. 模仿說

在前人動物自名的基礎上，學者們重提模仿說，並進一步分析為模仿動物叫聲，模仿自然之聲，模仿物體衝撞、磨擦、擊打聲音等數類。

模仿動物叫聲。

章太炎先生在《國故論衡·語言緣起說》中說：“諸言語皆有根，先徵之有形之物則可睹矣。何以言雀？謂其音即足也。何以言鵲？謂其音錯錯也。何以言雅？謂其音亞亞也。何以言雁？謂其音岸岸也。何以言鵠？謂其音加我也。何以言鵠？謂其音磔格鈎轉也。”

模仿自然之聲。

劉師培先生在《原字音篇下》中說：“古代造字，慮字音展轉失其真讀也，乃以字音象物音。例如，火字之音為呼果切，即象風火相薄之聲。水字之音為式軌切，即象急湍相激之聲。雹從包聲，瀑從暴聲，霰從散聲，亦猶是也。”

模仿物體衝撞、接觸、摩擦等聲音。

劉師培先生在《原字音篇下》中說：“惟物音不克自宣，斯以擊物之音相擬。如鐘從童聲，柝從斥聲，板從反聲是也。若滴字之音，徵以簷溜下注之音湫字之音，徵以水流之音，亦字音曲象物音者也。夫字音既象物音，字音恒易而物音弗移，則今音異古音者，驗以物音可以知其變遷矣。”他在《物名溯源》中又云：“草字之音象履草之聲。竹字木字之音象擊竹擊木之聲。……（蕭）蓋風吹蒿葉，其音蕭蕭，故錫以蕭名。……又如桐木可為樂器，又名曰榮，榮桐聲近，實則象木鳴之音也。……故桺栗（當作栗）雙聲，實則象果裂之音也。”

2. 勞動起源說

恩格斯在《勞動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中闡述了勞動創造人的學說，其中指出，人的各種器官，包括人的發音器官，都是在勞動過程中逐漸形成的。由於共同的“協作勞動”，原始人覺得“彼此之間有什麼東西非說不可”，正是這種需求，促使了語言的產生。魯迅先生在《門外文談》中把它移植到漢語語言起源理論中，列舉了勞動號子的例子，戲稱為“杭育杭育文學”。今舉何字為例，說明勞動號子和語言起源的關係。《說文》：“何，儋也。从人可聲。”按，此當篆注連讀為何儋，倒讀即儋何。徐鉉曰：“儋何即負何也。”古人舉重物時，為協同用力，緩解勞動強度，常用有節奏之呼號伴隨勞作。《淮南子·道應訓》：“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今農村擡重物、打夯時仍如此。古文字何字亦是以人荷物為象，取舉重物時呼號之聲為聲，故何聲有呼號義、聲氣義。何字作為語根，省減抽象為可等聲母字，從其得聲之字亦多含大義、聲氣義、呼號義。

3. 表情感之音說

黃季剛先生在《聲韻略說·論字音之起原》中說：“字音之起原，約分為二類，一曰表情感之音，……凡語言或文字中之感歎詞，此皆表情感之音。細求之，每聲每韻中，無不具者。以韻而言，已哀烏謳號唉，此為至簡單之韻母，古今不甚差殊。此類之言，或為感歎詞，或為代名詞，或為發語詞，要皆矢口而得，不煩思索。以聲而言，則喉牙舌齒唇中，亦皆有表情之音。喉音，則吁、呼、哈、嚇之類是也。牙音，則譬、歎、奇、我之類是也。舌音，則都、咄、噀、乃之類是也。齒音，則嗟、咨、些、哉之類是也。唇音，則拂、否、彼、音之類是也。是故五音之起，皆以表情，推其起原，此種聲音，大抵與笑歎呻吟歌呼之音不相遠，此即一切聲韻自然之質也。”劉師培先生《原字音篇上》亦云：“人意所宣之音，即為字音之所本。例如，喜怒哀樂為人之情，惟樂無正字，喜怒哀三字之音，即象喜怒哀所發之音。”

從文化人類學的觀點來看，早期人類對事物的認識總是摻入了人的情感，人總是用自身的好惡尺度去衡量世界、認識世界。特定情感發出的聲音與特定事物一旦形成固定音義聯繫，聲音就有了特定的表義功能，當它們按線性排列為語句並成為聲音和意義的符號系統時，則可以視為語言產生的標誌。

4. 擬物形之音說

擬物形之音當是以人發聲之時的口形擬物之形而發出的聲音。如大小圓扁方狹之類。黃季剛先生《聲韻略說·論字音之起原》：“音之擬物形者，如果，木實也，象果形，在木之上，此以音狀其長圓也。從聲以來，則有瓜，瓠也，象形。與瓜果義近，在物則有壺有章。……所屬不同，而形皆有似者。”

5. 比類移植說

所謂比類移植，是以已有事物之名，名之於具有相同特徵的事物。宋末戴侗著《六書故》，首先提出“六書推類”說。其在《六書通釋》一節中云：“六書推類而用之，其義最精。……熏本為煙火之熏，日之將入，其色亦然，故謂之熏黃。《楚辭》猶作纁黃，或加日焉。帛色之赤黑者亦然，故謂之熏，或加糸與衣焉。飲酒者酒氣酣而上行，亦謂之熏，或加酉焉。”

《段注》於哭字下注云：“竊謂從犬之字，如狡、獠、狂、默、猝、猥、獠、狼、獾、狀、獠、狎、狙、犯、猜、猛、狃、狃、狃、戾、獨、狩、臭、獒、獻、類、猶三十字皆從犬，而移以言人，安見非哭本謂犬嗥，而移以言人也。”

民國學者對這一現象進行了深入分析。劉師培先生《物名溯源》：“古人之于物類也，凡同形同色，則其呼名亦同。……又蝸字下云：蝸，贏也。蓋三物同名爲贏。其所以同名者，皆以形圓而中細得名。螺贏轉音又名蒲盧，而螺贏之音又轉爲果蓏。《說文》云：栝蓏名果裸。蓋栝蓏亦爲圓形，故字異音同。……若近人稱瓠爲胡盧，或曰蒲盧其音亦由果贏通轉。蓋瓠亦形圓中細之物。蒲瓠雙聲，莫不取義於圓轉。今江淮之南稱物之圓轉不已者恒曰圓滾盧。故物之圓而易轉者，古人皆稱以此名。……即取名不同，其音亦不甚相遠，則以在有音無字之前仍爲一字也。……觀於此例，則植物、動物之得名，非以物類區分，實以物形區別。物形相似，則植物、動物均可錫以同一之名，非若後世之物各一名也。”

6、相反同根說

晉代郭璞注《爾雅》時注意到詞語中存在著“義有相反而兼通者”、“義有反復旁通，美惡不嫌同名”的現象。章太炎先生把它歸納爲語源學重要命題——相反同根。他在《小學問答》中說：“誼相對相反者，亦多從一聲而變。”隨後他列舉了大量的這類詞語，如雙聲類有天地、陰陽、古今、疏數、疾徐、精粗、生死、燥濕、加減、消息、鈍銳、長短、規矩、文武、褒貶、男女、夫婦、腹背、本末、起止、始終等。疊韻類有寒暖、出入、央旁、水火、晨昏、旦晚、頭足、好畚、聰聾、祥殃等。這些相反相對的概念在語音和意義上的密切聯繫表明，他們應當出自同一語源。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綱要》中指出：“人只有從對照矛盾雙方的過程中，才獲得了最古老的、最簡單的概念，他只是逐漸地才學會區別對偶的兩方，不用專門比較，便能想到對立的一個方面。阿貝爾認爲，只有在‘最古老的詞根’上，才能觀察到對偶的雙重意義。‘原來具有雙重含義的辭彙，後來分解成單一含義的辭彙，兩個意思對立的詞中的每一個，都帶有原來詞根的變音，例如早在（埃及）象形文字中，ken（強弱）就變成了 ken（強）和 kan（弱）。’”

從以上可以看出，民國學者對語言起源有著較爲全面和深刻的認識。這就是說，聲音和概念的最初結合點即爲人類語言起源的源頭。其結合形式大致有人類表情感之音，勞動號子，模仿動物叫聲，模仿自然之聲，模仿物體衝撞、摩擦、擊打之聲，以口形擬物形之音等。而聲中之義多爲事物的形色、狀態、性質、程度等抽象概念。原始概念本身具有矛盾特徵。在此基礎上，人類形成類的觀念，並以比類推衍的方式，用同一聲音去稱呼具有相同形色、狀態、性質的事物。探索語言的起源形式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它爲語根的確定和語族的繫聯規定了基本的出發點和方法論。

總之，如同人類發展史是漫長的一樣，語言的形成過程也是漫長的。從動物簡單的聲音信號到人類複雜的語音系統，其間經歷了數千萬年。因此，在這個過程之中，無論是語音成分，還是語義系統，語言產生發展的因素應當是多元的。人類有聲語言既是自然進程的產物，也是人類社會活動和文化進程的產物。

（二）章黃學派的貢獻

明確提出漢語語源問題並對漢語的語根和語族進行系統研究的創始人是章太炎先生。在研究《說文》和古韻學的過程中，他發現了語根和詞語的孳乳繁衍關係。他在《自

述學術次第》一文中說：“古字至少，而後代孳乳爲九千，唐宋以來，字至二三萬矣。自非域外之音，字雖轉繁，其語必有所根本。蓋義相引申者，由其近似之聲，轉成一語，轉造一字，此語言文字自然之則也。於是始作《文始》。”《文始·敘例》云：“取〈說文〉獨體，命以初文。其諸消變及合體象形、指事與聲具而形殘、若同體複重者，謂之準初文，都五百四十字，集爲四百五十七條。討其物類，比其聲均。音義相讎，謂之變易。義自音衍，謂之孳乳。皆而次之，得五六千名。雖未達神旨，多所缺遺，意者形體聲類更相扶胥，異於偏觭之義。”這表明，太炎先生已經深入到漢語語源的系統研究。《文始》不但揭示了漢語言文字孳乳變易的形式和規律，而且爲後人提供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研究漢語語源的思路與方法，精知遽見隨處可見，是研究探索漢語語源最重要的經典著作。

在語言文字分期問題上，章太炎先生提出表實、表德、表業三個階段的概念。《國故論衡·語言緣起說》：“語言之初，當先緣天官，然則表德之名最夙矣。然文字可見者，上世先有表實之名，以次桃充，而表德之名因之。後世先有表德表業之名，以次桃充，而表實之名因之。是故同一聲類，其義往往相似。”這裏，他注意到，人類社會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上思維方式和語言都存在著各自顯著的特點，而人類感覺思維形式的變化往往左右著語言的發展變化。

黃季剛先生的最大貢獻是把古韻學整理爲一個科學系統。他把上古韻部按陰陽入三分的原則和韻母之間的聯繫重新排列，定爲古韻二十八部，把古聲定爲十九紐，並開創了古聲母和古韻母結合起來研究古韻學的新途徑。他的古本韻古本聲學說不僅使後來的古音擬音成爲可能，而且表明他已經注意到語音的穩定性問題和音位問題。應當說，明代陳第《毛詩古音考序》提出的“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的主張是針對叶音說而言，它說明的是語音有古今的差異，有南北方言的差異。黃季剛先生則在語言的歷史比較中發現了同。他在影母下注云：“凡本聲古今無變，譬如今日字讀影母，古音亦必讀影紐也。”古本聲下皆注明“古今同”，在變聲下皆注明“聲同韻變”，或“聲同韻異”或“聲韻俱變”。在《聲韻略說》中，他先言同：“發聲之處有五：曰喉、牙、舌、齒、唇，古今所同也。”“聲有清濁，古今所同也。”“韻有開合，古今所同也。”“韻有洪細，古今所同也。”“韻有陰陽，有對轉，異平同入，古今所同也。”“一字或有數音，古今所同也。”于古韻表每字之下，必注明“今韻某是本韻”，以標明古今音同。

正是這個同，表明古今語音相通之理。在此基礎上，他提出了古音演變爲今音是由於古聲與古韻“相挾而變”的理論。從邏輯學角度而言，這是邏輯學中判明因果聯繫的重要方法——契合法與共變法在語言研究中的具體應用。古韻學開始成爲一門有系統、有條理的獨立學科，絕非什麼“乞貸論證”。音位理論則是對音素分析瑣碎與脫離語義的糾偏。歸納古聲爲十九紐，就是他從音位學角度對古聲紐整合的結果。

黃季剛先生同時也是漢語語源學領域的開拓者。他屢屢強調：“清代小學之進步，一、知求本音，二、推求本字，三、推求語根。”“孳乳變易皆有其根，故孳乳變易之根，皆文字之根。既有其根，雖變化至鉅，而聲音訓詁無變，故聲音又爲文字之根。”他還發明了多種推求語根的途徑和方法，把漢語研究的學術重心推向漢語語源學。

許嘉璐在《黃侃的小學成就及治學精神》一文中這樣評價道：“他……是在乾嘉諸人‘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義’，（段玉裁《廣雅疏證序》）‘就古音以求古義，引申觸